

温瑞安著

印卷生枝记

逆水寒

第貳卷

四大名捕

只听一个声音道
你是戚少商
戚少商闭上了眼
可是比开眼的时候更敏锐清醒
但这一句问话
却令他心神一震

押着他们的女子
在暮色里
眉毛像两把黑色的小刀
眼睛利得似两道剑

我要活下去
我要用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还要活得很好
活下去才能够报仇

无情笑
他笑起来
很俊
很清朗
甚至很俏
连唐晚词在一旁看了
不知怎的
也跟着开心起来

她紧咬着红唇
越发突现出
一身材
一头的黑发也湿润
束披在红彩上
有一种惊心的艳

温瑞安

全新修订版

四大名捕逆水寒

◎ 著 温瑞安 作家出版社

第貳卷

目录

第貳卷

三七五·【第三十八回】	巨人细刀	五七一·【第五十七回】	九幽神君的九个徒弟
三八五·【第三十九回】	杀人的雨夜	五八一·【第五十八回】	冲天火光深心恨
三九六·【第四十回】	鸡血鸭毛	五九一·【第五十九回】	人知道太多便不会快乐
四〇六·【第四十一回】	尤如味的滋味	六〇一·【第六十回】	往没有路的地方逃
四一六·【第四十二回】	赫连小妖	六一二·【第六十一回】	一个决定足以改变一生
四二七·【第四十三回】	顾惜朝对顾惜朝	六二二·【第六十二回】	不是人叫得出来的叫声
四三七·【第四十四回】	垂帘里苍白的手	六三三·【第六十三回】	临死前，照镜子
四四六·【第四十五回】	魔桥	六四三·【第六十四回】	你是谁？我是谁？
四五七·【第四十六回】	绿剑红芒白衣人	六五四·【第六十五回】	山神庙里的风雷
四六七·【第四十七回】	名捕与神捕	六六四·【第六十六回】	埋葬
四七八·【第四十八回】	钩子与袖子	六七五·【第六十七回】	枪、矛、戟
四八九·【第四十九回】	大刀与扇子	六八六·【第六十八回】	燃烧的棺材
四九九·【第五十回】	拒马沟、青天寨	六九六·【第六十九回】	青红双袖黑影子
五〇九·【第五十一回】	暗斗	七〇六·【第七十回】	谁愿意负仇
五一九·【第五十二回】	不是道供	七一六·【第七十一回】	劫后重逢
五三〇·【第五十三回】	在空气中消失	七二八·【第七十二回】	顺逆神针
五四〇·【第五十四回】	蚂蚁记	七三七·【第七十三回】	空劫神功
五五〇·【第五十五回】	太阳下去明朝依旧	七四七·【第七十四回】	月色如刀
五六二·【第五十六回】	残废者与病人		

第叁捌回

巨人 细刀

交手仅一回合。张钧诗、沈钩月、孟金凤、陶清四大高手，全力以赴，但一伤四人皆伤。刘独峰双脚终于沾地。这一回合间的凶险可想而知。

交手仅一回合。

张钧诗、沈钧月、孟金凤、陶清四大高手，全力以赴，但一伤四人皆伤。

刘独峰双脚终于沾地。

这一回合间的凶险可想而知。

刘独峰也衣衫尽湿，看他的样子，亦有些狼狈。他立在牛棚前，张五廖六在他左右。

交手虽只有一招，但四人俱已明白。

纵尽四人之力，仍决非刘独峰之敌。

所以，他们四人迅速站在一起，成横“一”字，四个人拦在戚少商和息红泪面前。

陶清大喝了一声，“走！”

他这一声大喝是针对戚少商和息大娘所发的。

他们不管是奉高鸡血之命，还是遵赫连春水之令，都誓必要完成任务。

纵死无愧。

这一种人，在世上已愈来愈少，但在一些绝世人物、当代英雄的身畔，仍然可以见到一些。

这四人显然就是这种踔厉取死之士。

这一种人，俗称为“死士”。

一个人可以为你不惜生死，不顾一切，不管是不是人材，这种高情高义，总是可贵的。

陶清叱了一声“走”，刘独峰的双剑已左右平举，胸襟大开。他要出手了。

他已让戚少商、息大娘逃了一次，决不想让他们逃第二次。

因为他曾经答应过对方只要能在他手下逃三次，他便不再追捕。

他已发觉追捕这两人有着前所未有的，平生首遇的麻烦。

他已不想再有太多的麻烦。

他站在泥泞中，脚下湿漉漉、滑腻腻的，衣衫也全部湿了——他不想再“湿”下去。

只要戚少商和息大娘一逃，他立即就飞身追去，要是那些人阻挡，他杀了四人再说。

可是戚少商和息大娘不逃。

他们反而加了进来，一左一右，跟“花间三杰”和陶清，联成一线。

他们本就是同一条阵线的人。

戚少商和息大娘也明白：这是他们逃亡的好机会。

他们知道这四条汉子，一定拼力死守。

他们更清楚四人拼力死守的后果就是：死。

他们也是人，也有热血。

逃亡、苦困、危难、挫伤和惨败，并不因而使他们的热血冷却。

就算这热血被世界的冷漠所淡化，但也被这四人的热血重新沸腾。

六个受伤的人。

六种激烈的斗志。

六个人，六件兵器，一条心，向着刘独峰。

刘独峰一生抓过上千个人，从来不曾遇过这样一种燃烧不畏的斗志。

他的双剑合拢。

左右合一。

成为一剑。

张五和廖六似乎有些害怕，张五悄声说了一声，“爷。”廖六指指自己的肩膀，低声道：“您请。”

就在这时，战斗骤然发生。

戚少商等六人还未发动。

引发这场剧战的，是牛棚的棚顶遽然倒塌。

雨下得很大，茅顶上积了不少水，茅棚一倒，水柱和枯叶，脏物，全压向刘独峰。

刘独峰站得比较接近牛棚，为的便是可以遮挡部分风雨。

——如果风雨迎面吹袭，对作战会造成一定的障碍。

刘独峰是高手中的高手，在作战之际，对一切天时地利，自然都相当留意。

但他没有留意到棚顶上会有人。

不仅有人，而且有六个人。

茅顶三个，在棚里也有三个！

六个人，一起随棚塌水倾之际，分三个方向，攻向刘独峰和张五、廖六。

雨花四溅。

而这些雨花，绝不是干净的雨水，还夹杂着许多肮脏的东西。

刘独峰一面疾退，一面出剑。

他迎面而来的是一支红缨枪。

枪花红纓如血。

枪尖在闪电中精亮。

这一枪之力，远胜刚才四大高手全力合击之十倍！

刘独峰一声大喝。

他一剑就削去了枪尖。

枪尖只剩下了一截，但枪势未减，仍直刺而至！

白光一闪，宛似电殛。

刘独峰在疾退中，又削断了那一截枪尖。

枪头只剩下斜削的铁杆，但枪劲不但未灭，反而更疾！

枪杆始终离刘独峰胸际不过半寸！

黑芒一闪，竟比白光还厉！

黑芒来自刘独峰的左手黑剑。

枪杆又被斩去一截。

但枪杆仍拗向刘独峰。

刘独峰双剑一交，枪杆再断！

枪杆只剩半尺不到！

但握枪杆的手仍坚定无比。

枪杆仍丝毫不变！

胸膛！

刘独峰的胸膛！

仿佛刺不中刘独峰的胸膛，这一招决不收回！

白剑再度刺出！

这次剑势并非斜削，而是直刺。

剑直戳入杆心，枪杆裂而为二。

枪杆已毁，持枪杆的手，疾易为指，中指一屈，直敲刘独峰胸膛！

刘独峰的胸膛忽然多了一样事物。

黑剑的剑锏。

手指就击在剑锏上。

“啪”的一声，中指力叩剑锏。

“哇”的一声，刘独峰仰天喷出一口鲜血，同时间，来人飞起一脚，踢掉刘独峰手中的白剑。脏水四溅，喷到刘独峰脸上，和血雨混在一起。

刘独峰左手脱剑，但肘腕一震，五指已抓住来人中指。

来人一上来就全力抢攻，中指未及收回，只听他大叫一声，“斩！”

一道刀光，如电光疾闪而下！

比电还厉！

比电还烈！

比电还迅疾！

出刀的是一名巨人。

赤裸上身，怒目、贲鼻，身上肌肉像一块块的铅铁，头发却十分浓密。

他抱刀而立，怒目而视。

刀身窄而细长，像为女子所用。

可是那一刀之速，可比电魂；那一刀之厉，可比电魄。

他一刀既出，立即收回，不再出刀。

那一斩是他平生功力所聚，他发一刀之前，曾戒斋、浴沐、

上香、默祷，一刀发出，元气大伤，半晌不得复原。

那一刀之威，的确夺了众人的心魄。

可是那一刀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好刀法！”刘独峰喝道。

刀光猝现，他全力缩手。

这一刀目的不是在砍他的头，而是志在斩他的手。

巨人这一刀，聚势已久，为的只是砍下他一只手臂。

巨人能有这个机会，完全是因为那使红缨枪的人抢攻所致。

刘独峰缩手身退，刀光下，两只手指断落！

一是刘独峰左手的拇指。

一是来人的中指。

这一刀暗袭，布局精微，合众人全力之一击，却只能使刘独峰吐一口鲜血，断一只手指！

刘独峰问：“巨人罗盘古？”

巨人不答。

站在刘独峰对面的人，在雨中，他的枪断为二，左手中指断落，雨湿重衣，但他依然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使他看来英挺、俊朗，而又满不在乎。

没有这人的急枪，这一刀根本不能奏效。

但这人还得牺牲掉一只手指。

刘独峰武功之高，应变之快，仍然超乎他的想象。

刘独峰的目光从巨人罗盘古身上缓缓地收回来，他知道罗盘古还不能算是他的敌人。

但眼前这人却是！

不仅是敌人，而且是大敌！

刘独峰一字一顿地道：“他既然是巨人细刀罗盘古，你当然便是他的主人，赫连春水了？”

息大娘乍见此人，喜动颜色，叫道：“你来了。”

赫连春水平静地看了她身旁的戚少商一眼，却没有去瞧她，道：“我来了。”

息大娘道：“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赫连春水道：“我说过你有难时我会来的，我便一定会来。”

息大娘道：“过去的事，你还记得。”

赫连春水道：“那一点一滴，都在心头，我是不会忘记的。”

这时，那棚顶落下的三名快刀手，已经制住了张五和廖六。

刘独峰这时忽道：“赫连。”

赫连春水道：“刘捕头。”

刘独峰道：“你当然是因为救助朋友，才来冒这趟浑水，可是，这人是皇上下旨要拿的，我是一定要执行的，你若沾上身，纵有你家的几位长辈出面，也罩不住的，你断一指，我也断一指，两无相欠，你带你那十个手下离开去，我不会再追究此事。”

赫连春水说道：“刘捕神，家父跟您相交二十年，论辈分，我是您的侄儿……”

刘独峰道：“是儿子也没有用。”

赫连春水微笑，徐徐拔剑。剑在腰畔，剑鞘翡翠镶边，金嵌银环。“好，那我就不多言了。”

刘独峰叹道：“其实，你又何必——”

赫连春水向息大娘望了一眼，只望一眼，立即又专心诚意，拔剑横胸，道：“余无悔。”

刘独峰道：“你既不悔，我也不再相劝。好。结束了。”

赫连春水一怔道：“什么结束了？”

刘独峰道：“我已断了一指，只有一只手能握剑，你们有二十五人，我的手下不是不在这儿，就是被你们所制，或已横死在这里，我已别无选择。”

他顿了一顿，道：“我的‘留情’已经结束，谁再阻止我拿下此人，我就要杀人。”

他说话时雨下得一线线利刀似的，打在众人的身上，可是没有人听见雨声，只听到他一人在说话。

戚少商当然明白刘独峰的意思。

刘独峰要全力出手了。

他站上前去，不是为了逞能，而是觉得这本是他的事，不该有人为他而牺牲。

赫连春水忽道：“戚兄。”

戚少商闻说过赫连春水在自己和息大娘分手后，追息大娘最力的人。这人少年得志，向来养士习艺，在王孙公子当中，是一名令人刮目相看，有雄图壮举的年轻人物。“公子，这件事，在下心领了，刘捕神是冲着我来，一人做事一人当，公子与我，素昧平生，帮人帮到这个地步，已情至义尽了，公子请由在下自决罢。”

赫连春水冷峻地一笑：“如果我是你，我就闭嘴。这件事，现在不仅是你挑上了，息大娘也沾上了，大娘惹上的事，便是我的事，我是非管不可的。”

他冷冷地道：“你现在最该做的是：带大娘走，远远地走开去，这样，我们或许会少流一些血，少死一些人，少开一些

杀孽。”

刘独峰道：“到了这个地步，看来血是免不了要流的，人是少不免要死的，可是，谁也逃不掉。”

息大娘道：“我们为什么要逃？”

赫连春水怜惜地望向息大娘，息大娘道：“我们何不合力把他杀了！”

刘独峰大笑道：“好，你们来杀我吧。”

戚少商道：“刘独峰，我一向都敬你是个执法公正的名捕，现在非要一决生死不可，那是为势所迫，你怪不得我。”

刘独峰道：“我们活在这世上，又有谁能做得了主？我连对我的剑都做不了主！你杀得了我，我便怨不得你，怕只怕在我剑下，你们这儿没有人能活得了！”

这时，高鸡血麾下的陶清和十九名弟子，还有赫连春水与巨人罗盘古，花间三杰与三名快刀手，全围拢了过来，在滂沱大雨中，重重包围住刘独峰。

刘独峰一个人，一柄剑，受伤的手，斜插襟内，神色凛然不惧。

第叁玖回

雨夜 杀人的

天色已黑。电闪连连，雷鸣不已。
雨如银网密集，地上溅起千万朵水花。攻势就要发动。戚少商忽然闪身过去，在息大娘的耳边说了一句话。

天色已黑。

电闪连连，雷鸣不已。

雨如银网密集，地上溅起千万朵水花。

攻势就要发动。

戚少商忽然闪身过去，在息大娘的耳边说了一句话。

甚至在大雨中，各人五官都像被浆糊粘住了一般模糊，可是息大娘的震讶，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刘独峰没有法子知道他说了一句什么。

他叱道：“谁先动手，我就杀谁！”他向来只抓人，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会任意杀人，可是今晚这种局面，已由不得他选择。仿佛他这样说明在先，杀了人也会心安理得一些。

他这句话一出口，便有人抢先发动了攻势！

罗盘古！

罗盘古是赫连春水一名忠心耿耿的奴仆。

他也是赫连春水身边的一员猛将！

刘独峰一向养尊处优，太久不涉江湖，虽然很能够熟练地掌握上层高官的勾心斗角，但对武林中好汉的烈性和刚耿，了解得并不透彻。

他那一句话，起不了阻吓作用，反而激起了罗盘古的豪勇。

巨人！

细刀！

风雨！

电光一闪，一缕黑色的异芒，细刀破映雨光而入，截断了罗盘古的一切攻势！

不过在同时间，超过二十件武器，同时攻向刘独峰！

刘独峰不退，俯身，冲入刀光剑影中，又自敌方阵营中闪出。

他肩膀上一记深创，血水很快地被大雨冲去，他脚下的水畦深褐了一大片。

三名壮丁，一名快刀手踏地，他们没有痛苦，在倒地之前已失去了生命。

罗盘古晃摇了一阵，喉头发出格格一响，也仰天而倒，刀落在烂地上。

一个照面间，刘独峰连杀五人。

刘独峰的手也有点抖，这十多年来，他很少像今晚这样大开杀戒！

今晚仿佛是个杀人的雨夜！

孟金风死。

五名壮丁和一名快刀手，也在刹时间失去了生命。

刘独峰掌中的黑剑被击落。

可是他疾退之时，李二递上了一柄青色的剑。

刘独峰接剑的时候，赫连春水长空飞刺刘独峰。

刘独峰以剑破剑，击退赫连春水，同一时间李二已被张钧诗、沈钩月和陶清所杀。

刘独峰回援，剑若青龙，陶清人头落地，但李二也已断了气。

这是交手的第二个回合！

雨声犹如七万只怪蛙在鸣响，雷声如天庭的阶前滚过铜鼓，

他们在等待第三度攻击！

第三个回合又是怎样一个局面？

又是谁死？谁生？谁在流血？

剩下的四名壮丁，一见陶清被杀，都红了眼，这一轮冲杀，便是由他们开始的。

刘独峰怒叱道：“送死！”

青剑在密雨中，像一头破空飞去的游龙。

青光闪耀着血影。

三名壮丁被杀，余下一人，战志已完全崩溃，掩脸跪在水畦之中。

又一名快刀手哀号倒在血泊中。

赫连春水掌中剑折。

他疾喝道：“退！”不去攻击刘独峰，反而剑锏直刺穴道受制的张五！

刘独峰闪身架过一剑，还攻一剑，赫连春水闪过，正欲还击，忽然胸膛一热，如遭电光劈中。

刘独峰那一有形的剑虽被他剑鞘架住，但那无形的剑意，仍在他百般防备里刺中了他。

赫连春水中剑，但全身立即急速后缩。剑意伤了胸膛，并未刺入心脏。

刘独峰追袭，翡翠剑鞘已套入他的剑上！

刘独峰吐气扬声，剑鞘震成千百碎片，与青色剑芒，在雨中化成一蓬极好看的烟花。

却在这刹间，刘独峰突然想起：戚少商和戚大娘呢？除了第一轮攻击之外，怎么不曾见他们出手！？